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九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四章言舜盡事親之道次二章言唐虞三代禪繼之道後

三章言聖

賢出處

此章見聖人盡性而為人倫之至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

曰怨慕也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敷救闕下謂之旻天號

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友虞書大禹謨篇曰

○鳳才人目上是指其百聖人之怨慕下是詳言怨慕之實而贊之

○蒙引云仁覆闕下謂之旻天此不知何所本詳考之覆覆也闕闕恤也謂仁以覆闕乎下也此以天之情言之是闕也於天而求其闕下者必自覆闕上言之此辭義之法也○爾



雖曰春為蒼天夏為蒼夫秋為蒼夫冬為蒼夫於春言色於夏言氣於秋言情於冬言位相備也

父母愛之小愛之行事實如此全於則已下五字同怨慕之言疑

○鄭申有曰為首分明是疑怨慕及五字說出怨慕二字不解其旨遂以為實然長息問公明高意則以耕田為盡子職了更另說受夫父母何也不知此便是怨慕不是孝子之心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

慕也唯遭事之變故深思其所以不得於親之故而自怨答其在我也有何罪戾而致然又思慕於親無頃刻忘必欲得親之歡心而後已此所謂怨慕也○

新安陳氏曰怨慕二字真得舜之心亦包盡一章之意怨非怨親怨已之不得乎親也慕則念念不忘而思其親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以上言怨也人少則慕父母以下言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則

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

○其供河說文設也廣韻奉也其也

○存疑共為子職而已矣此段意言在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不得乎親不能若是怨然不亦極以為我竭力耕田亦惟共為子職而已矣今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吳首卷引羅云於我何哉正是思其不見愛之故而莫得其由也

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音扶怨苦八反共平聲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

言呼父母而泣也怨無愁之貌新安陳氏曰孟子推

孝子之心既不得乎親必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

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于淡知雅之心不

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

○原引云本註自責字即怨也

○人物考入明高南武城人



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一女自管牛羊倉廩備以事帝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嘗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堯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

觀其外觀其治外○史記五帝紀堯年二十以孝聞於外堯乃以二女妻堯以觀其內彼九男與處以觀六外舜居洹水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朱子曰二女娥皇女英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

○在月排履朱錄曰說者皆以此節為承上文言堯慕之實看來不其此是進一皮謂舜之怨慕豈惟難在於往田之際哉帝使云云蓋雖至此等可樂之地宜若可以自適而亦未嘗不然也

○李貞吉說云窮人則無妻子之可慕無人心之可慕無富貴之可慕與上正相反

○謂榮華曰窮人字自窮處富貴時而形容之也

○徐敬孫曰曰堯氏春秋堯子有十人不字其子而授舜大堯子有十則九男事之中無冊朱矣

○虛齋曰堯相神也謂與之共視乎天下而遂後以與之也

故觀人者於此為尤切○雙峰饒氏曰觀者衆人之所共見以天子二女來處須器傲之間看他如何處置二女和則是處置得是九男皆帝子亦難處若處之得其道亦自安百官只是百官如後世典籤涓人之類趙氏惠曰九男獨丹朱以鄙又言二年所

居成聚廣雅云聚居也音慈聚反二年成邑三年成

都通考趙氏惠曰聚謂村落周禮郊野法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

是天下之士就之也晉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雲峰胡氏曰如窮人

無所歸六字譬喻最形容得堯之情不得以自達身不得以自安心不得以自擇其為怨慕迫切之甚可



○蒙引曰上條帝使其子  
至如窮人無所歸是以其  
至言此則以其心言也雅  
之心以此數者皆不足以  
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  
解憂故推孝推親之心如  
此以解上文之意

天下之士悅之入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  
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  
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  
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

解憂好妻皆  
如字

孟子推親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  
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親之

○拙論云凡人到五十  
艾妻子事君俱已經歷過  
此時不覺終身可知未得  
手親則當怨已故言於慕  
既得乎親則無怨矣故只  
言慕親

心哉慶源韓氏曰上文是說舜之實事此又孟子推  
述舜之心以解上文之意言舜之心事實有姐  
此者耳舉天下之所欲不足以解憂者所性不存焉  
故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者性之不可離而亦不  
可以盡也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  
則慕君不得於君則執中太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  
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釋人少好惟聖人為能不失其  
本心也釋終身艾美好也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義



○朱子楚詞註云德接接之意正叶音征慈恩恩切

○魏牟之燕即五子所請使玉人雕琢玉之肯意也

○魯國策作辰

○哀丁九日報中只是胸中鬱煩不敢自安之意不

與此同楚辭九歌大司命篇長劍兮擁幼艾蔞獨

篇公子魏牟過趙趙主迎之顧及至坐前有尺帛且

冷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主曰願聞所以

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國大治

矣趙主不悅曰寡人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請為王

說之王有如此尺帛何不冷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

不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矣廣於王之國而王

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不

為虛器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為冠王乃與幼女

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辨攝政時年

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辨

不以得眾人之所欲為己樂音而以不順乎親之心

為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慶源輔氏曰心纔

而於其親有丁毫之不服則於五固固有之性便有

盡處能盡其性則能不失其本心而為不倫之至也

○西山真氏曰五十始衰聖人純孝之心則不以老

而衰惟充極其天性之至孝而無一毫之不盡所以

能如此○雙峰饒氏曰如孝便十分孝弟便十分弟

忠便十分忠皆是盡性○新安陳氏曰常人變於私

情所以汨其性聖人無私情之累所以盡其性孟子言此是以遇人欲擴天理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道

其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子

○前章舉目不告而娶不告則不得娶不繼吾寧不孝之居而不使親露下慈之情此舜之用心也

○家引云以對父母非子感父母也如告則不果娶亦徒為父母所仇怨耳



○齊風南山詩第二章云  
藐藐如之何，猶從其軌，娶  
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  
告，止舅又勸止，棄公之妹  
不娶，為魯桓公夫人。棄公  
通焉，國人惡之，而作此詩。

○華崇漢虎說云，告，告也，須  
就，就說與上，對父母之意，  
相關方有味。

○季康山曰，帝之妻，雖而  
不告，是諛，難之心，與諛  
之弊，故為是，委曲調停之  
意，未必以官府之法治之  
也。

○樂游園曰，原一段，不  
論事之有無，于調假饒  
有覺聖人處之，亦不違如  
是而已。

○問辨入井以孔出，李本  
周目既入井，顧安所得孔  
哉，曰，恐是釋何由出，曰，神

不告也。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  
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  
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東陽許氏曰：對父母  
言人之常情也。為廢  
大倫則雖子亦不免有讎怨父母之心。舜固非懟父  
母者。然告則必廢大倫。故不告也。此聖人善處變事  
處。

萬事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雖而  
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以女為人妻。如曰妻。去聲。程子曰：棄妻，雖而不告者，

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慶源

曰：謂以君命治之，不容聲譽之，不聽也。官府治民之  
私，或有理法當然，而牽於私，不肯然者，則官司以法  
治之，必使之然也。補注：仁山金氏曰：集註引程子曰：是  
補孟子未備之意。○吳氏程曰：帝亦至妻也。作一句  
焉，乃助  
語，羨字。

萬事曰：父母使舜完廬，捐階，聲馭焚廬，使浚井，出從而  
捨之。象曰：謀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于女  
朕，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棗，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



晉之也。漢高。大風。破。圍。利。

康。王。泥。馬。渡。河。古。未。真。天。

子。怪。異。多。矣。况。禪。哉。此。等。

處。不。可。知。亦。不。可。穿。

○留。清。日。札。云。今。荆。陽。均。

州。土。陔。窟。子。備。即。非。耕。處。

有。糠。山。碎。米。山。田。中。石。蓋。

非。所。葬。所。後。考。修。真。觀。左。

一。穴。云。即。從。空。旁。出。處。○

蕭。輿。盲。而。非。母。死。管。輿。更。

娶。妻。而。生。象。輿。輿。後。妻。

子。常。欲。殺。象。

○何。疑。云。象。往。葬。官。本。欲。

取。葬。之。有。見。葬。在。床。琴。乃。

變。其。辭。曰。鬱。陶。思。君。爾。故。

來。相。見。然。其。色。不。克。於。怏。

愧。

○史。記。無。中。字。空。孔。也。

孟子大全 卷之九

曰。鬱。陶。思。君。爾。怏。怏。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治。不。識。

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

亦。喜。反。怏。音。尼。與。平。聲。

完。治。也。補。全。之。捐。去。聲。也。階。梯。也。揄。蓋。也。按。史。記。曰。使。

舜。上。反。塗。廩。輿。腹。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

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

孔。旁。出。音。空。隱。匿。之。孔。穴。也。吳。氏。程。曰。捐。舜。既。

入。深。輿。腹。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旁。中。出。去。即。

音。汗。音。緣。浚。當。音。峻。井。句。出。句。空。音。孔。竅。也。

音。汗。音。緣。浚。當。音。峻。井。句。出。句。空。音。孔。竅。也。

音。汗。音。緣。浚。當。音。峻。井。句。出。句。空。音。孔。竅。也。

音。汗。音。緣。浚。當。音。峻。井。句。出。句。空。音。孔。竅。也。

音。汗。音。緣。浚。當。音。峻。井。句。出。句。空。音。孔。竅。也。

音。汗。音。緣。浚。當。音。峻。井。句。出。句。空。音。孔。竅。也。

音。汗。音。緣。浚。當。音。峻。井。句。出。句。空。音。孔。竅。也。

音。汗。音。緣。浚。當。音。峻。井。句。出。句。空。音。孔。竅。也。

音。汗。音。緣。浚。當。音。峻。井。句。出。句。空。音。孔。竅。也。

音。汗。音。緣。浚。當。音。峻。井。句。出。句。空。音。孔。竅。也。

音。汗。音。緣。浚。當。音。峻。井。句。出。句。空。音。孔。竅。也。

音。汗。音。緣。浚。當。音。峻。井。句。出。句。空。音。孔。竅。也。

音。汗。音。緣。浚。當。音。峻。井。句。出。句。空。音。孔。竅。也。

音。汗。音。緣。浚。當。音。峻。井。句。出。句。空。音。孔。竅。也。

音。汗。音。緣。浚。當。音。峻。井。句。出。句。空。音。孔。竅。也。

音。汗。音。緣。浚。當。音。峻。井。句。出。句。空。音。孔。竅。也。

音。汗。音。緣。浚。當。音。峻。井。句。出。句。空。音。孔。竅。也。

音。汗。音。緣。浚。當。音。峻。井。句。出。句。空。音。孔。竅。也。

音。汗。音。緣。浚。當。音。峻。井。句。出。句。空。音。孔。竅。也。

音。汗。音。緣。浚。當。音。峻。井。句。出。句。空。音。孔。竅。也。

○彌。他。本。作。彌。半。書。不。見。



孫奕曰營陶猶陶瓦屨  
煙氣鬱而不散也

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  
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  
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  
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也但見其憂  
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有所不能已耳萬章  
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  
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  
理於是為至程子曰萬章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  
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竟在上而使百

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一嫂淫  
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南軒張氏曰象  
之憂疾舜而謀害之也舜亦憂者憂已何以使象至  
此也象之喜者彼云思君而以喜來舜固不逆其詐  
亦從而為之喜也憂也亦憂喜也亦喜是其心與之  
為一親之愛之不知其他此仁人之於弟天理人情  
之至也象憂而舜漠然不以為憂象喜而舜疑之不  
以為喜則在我之誠先不篤矣豈聖人之心也哉○  
慶源輔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肆人欲以絕兄弟之  
情者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順天理以見兄弟之情  
者也象之人欲雖熾舜之天理常在卒之象不格舜  
而源源以來則舜之天理化其人欲而消之矣○西  
山真氏曰象欲殺舜其迹甚明舜豈不知然見其憂  
則憂見其喜則喜略無一毫芥蒂於其中後世骨肉  
之間小有疑隙則嫌疑萬端惟恐發之不卑除之不  
亟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同量也世儒疑堯在



孟子卷之九  
下二女嬀象無敢殺舜之理不知孟子但論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真有是哉○雙峰饒氏曰完廩浚井事儻無則不告而娶亦焉知其非無孟子於此不辨下章咸丘蒙之問孟子却責之蓋下章是說舜身上事舜為天子不受堯與瞽瞍之朝此決然之理此章說象與瞽瞍之事容或有之是以不辨大凡看書且看大意如前章重在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兩句此章重在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兩句。

日然則獲為喜與曰吾貴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獲授人魚而授人魚之反命曰始舍之圍圍豈少則洋洋焉彼然而述于齊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授人

○雙峰湖駁疑編曰始舍之圍圍謂困者久而舍者漸故尚未得也洋洋須看註稍縱字蓋困雖舒而大猶未復也勿謂大好然而述則既與水相忘矣明有三下意或謂悠然而遊即在洋洋時見之未是問子產使授人等句舊每用愛物之仁魚水之天語意入講然不為揚復所曰不重愛物之仁猶不重魚水之天只重授人以為心歎子產子產以誠心言授人方與舜為喜相類

○趙毅陽正印曰上章待瞽瞍是何等孝此章待象是何等慈皆天理至實也至誠盡性也不始孩提之良心也純然大朴絕無雜鑿所以謂之誠  
○周用齋主意云子產喜魚之得所者是魚不喜言鯀也舜喜象之愛我者見弟不見殺也也

出曰孰謂子產者既言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問以非其道彼以愛兒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圍圍困而未紓舒音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友亦道也圍象蔽也欺以其方謂誑古况反之以理之所有用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兒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



章又言辨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新安陳氏曰不

失天理之常則終可以歸人倫之變矣不格致底豫之餘人倫豈終變也哉○東陽許氏曰魚入水有悠然而逝之理弟有思兄鬱陶之理故子產與舜皆信之舜之愛弟自天性况象又以愛兄之道來感之乎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

垂白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垂白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

○垂白曰殺三苗舜與  
言不同書實三苗極此解  
月誅也書傳曰殛則拘囚  
因苦之流放竄逐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也○宋太祖曰堯舜之世凶之罪止於投寬何近代法網之密  
耶然則目殺目誅蓋予之雄才所畧耶○楚詞天問第十四節註曰舜之四罪皆未嘗殺也程子遺書云極  
死猶言貶死耳蓋聖人用刑之寬例如此非獨於驩兜然也以此証之則鯀之極三苗之殺其疑可斷矣○

服書傳曰服其用刑之當罪也即下文誅不仁也○怨深於殺人之七情有喜怒又有愛感

○哀了九目怨怒俱就第  
言第第怒算怒而吾不藏  
不積一毫不芥帶於胸中  
若仁人則天性一體本無  
怨怒何怨何藏何

○伍傳曰土者火隸氏之  
不才于也毀信廢忠崇節  
惡言請諸庸回安于諛而  
用曰罪服誅萬屢服細也  
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

危極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  
封之有庾有廛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  
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  
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  
有廛有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流徙也恭音工官各驩兜人名二人比毗至周相與  
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極誅也鯀禹







○接見之之人者衆也

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音潮下同觀也音同不及實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新安陳氏曰以此之謂也四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形句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

○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宋子曰封之有庠富貴之是不以公

義廢私恩所以為仁之至使更治其國納貢賦而不得肆暴是不以私恩害公義所以為義之盡後世如

漢文之於淮南景帝之於梁主始則繼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不得謂之義皆兩失之○南軒張氏曰舜之處象可謂盡矣象雖不道而吾之弟也仁人之於弟親愛之而已矣或曰周公之於管蔡如之何蓋管蔡挾武庚以叛憂在廟社孽在生民周公為國弭亂也象之欲殺舜其事在舜之身耳固不同也舜與周公易地則皆然蓋其存心為天理人情之至則一也通考宋氏公遷曰篇首及此章皆以顯處其變者言之不得乎親而怨慕者孝之至弟至不仁而誠信喜之者友之至此其不失乎常者也封之有庠而富貴之常道之中雖有權而坊之不失天理之常也吾友操公琬之言曰大舜之於象也誠信喜之則聖人自然之天所以盡其愛之之心也封之有庠則聖人處事之法所以全其愛之之道也舜之處象者如此而周公之處管蔡者不同其說則先儒之論備矣



○家引云自語云盛德之

中至天下殆皆成在案  
語也○毛師諸侯北面而  
朝之之說蓋燕子之徒  
也燕噴笑反朝於子之事  
見綱目蓋邪說暴行二者  
相連有暴行必有邪說以  
信之

○用者以著齊東野語之  
名蓋亦于此

○書疏云徂落蓋徂者往  
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若草  
木葉落也○儀禮圻內之  
民為天子服齊襄三月圻  
外之民無服○疏鄭注云  
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  
姓之言是也姚于考故也

○坊記子云天無二日王無二王家無二土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  
○二天子其一者指丹朱而言

○人物考云成丘蒙齊之  
隱士學於子思  
○黃泰峯曰所謂齊東野  
人者非定指為齊東野人  
所造之語也只以斥其無  
稽悖理亦齊東野人之語  
之類耳

孟子大全 卷之九

○成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

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堯亦北面而

朝之舜見堯腹其容有威堯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

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堯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

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與曰二十有八載

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

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

以為堯三年喪是一天子矣朝音潮岌魚及反喪如字

此章見聖人盡臣子之道

成丘蒙孟子弟子也語者古語也感懼感不自安也

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

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

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

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

見形旬於舜典蓋古書一篇或合為一取言舜攝位

二十八年而堯歿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

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



絲竹匏

蒲交反

土革木

新安倪氏曰金鐘也石磬也琴瑟也竹簫篪也匏笙竽也

墳也革鼓也木祝故也

樂器之音也

南軒張氏曰堯老而命舜攝天子之事是則堯猶為

君而舜則臣也堯崩舜率天下之臣民以為堯三年喪是猶以堯之事行于天下也至于堯三年之喪異舜避堯之子而天下獄訟謳歌歸之不吝舍焉而後舜始踐天子位此堯舜相繼之際書傳所載莫詳焉而不獨見於孟子之書也○雙峰饒氏曰百姓是畿內百姓如平章百姓皆指畿內而言古者天子崩畿內百姓為之斬衰期年之服諸侯薨國內百姓為之斬衰皆期年也周制百姓期年今也百姓為之三年至下四海雖無服亦過密八音不作樂

成止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

○蒙引所謂八地其非其有一民莫非與民○率之之虞率也○順環也○循土之之虞是環海之內也土之濱便是海矣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書虞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才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非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

陔彼北山言采芣其杞



傳云之廣臣之久而王不  
均手一使我後事獨勞也  
此王而曰大夫不言獨勞  
而曰獨賢之志厚如  
此

俾彼雲後昭回于天

○乃可得之四字解是為  
得之四字然則與本文  
義不同本文則是為得說  
詩之法集註則乃可得詩  
之志

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去聲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  
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  
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若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  
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亦獨立之  
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下句之義  
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  
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  
之民真無遺種上聲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

詩

○韓非子曰先王有郢書  
而後世多燕說又詩于韓  
非子舉燭之事也

○李長一日為天子父四

在於憂事而非真無遺民也采子以逆是前去追逆  
之意將自家意思去前  
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  
日又等須等得來方得今人却是硬捉他來便不是  
逆志所謂逆者其至古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  
大抵讀書須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  
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為之  
說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人之說橫於胸次而  
驅強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穿  
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誦況又義理窒礙實有所  
不可行乎○慶源輔氏曰以文害辭是泥一字之文  
而害一句之辭也以辭害意是泥一句之辭而害詩  
人設辭之意也意是己意志是詩人之志  
以我之意迎取詩人之志然後可以得之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

卷之九

十五



句全重由，而夫而得之若  
武王之孝思維則乃續緒  
而有天下者，故特借以贊  
舜，非泛泛引証之詞。  
○蒙引云：此引下武之詩  
以咏讚其尊親養親之至  
也。聖人入倫之至，便可為  
天下則。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

○李衷一曰：是為父不得  
而子，乃借古語而破之言。  
除非作如此解，與以養親  
之道要為一般。獨曰父者，  
可言警聵不得以不善及  
其子，難說非不得以不善  
及其臣也。  
○東九範曰：據書所云若  
此，是可謂之父不得而子  
乎？乃是反語之辭，所以深  
斥其誤。  
○周禮曰：父不得而子也。  
在警聵亦允若一句。

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  
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

言警聵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  
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

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

為天下法則也。慶源輔氏曰：上既言讀詩之法，以破

丘蒙之感，此又言尊親養親之至，以見舜無待於朝已之理。夫舜既為天子，則警聵實為天子之父，備享四海九州之奉，而舜為尊親養親之至矣。故引下武詩以詠歎之，以謂如舜者，然後可謂能長言孝思而為天下法則者矣。豈有使其北面

而朝之理乎？○饒峰饒氏曰：尊親養親雖是二事，然尊與養相須養之至乃所以尊之也。

書曰：祗載見警聵，夔齊栗，警聵亦允。若是為父不得

而子也。見音現齊則皆反。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齊栗，敬謹恐懼

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警聵，往而見之。蔡氏曰：敬

其子之職事也。敬謹如此，警聵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

言警聵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

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成丘蒙之說也。南軒張氏曰：古



之君有受教於臣以成德者如木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人謂之君不得而臣亦可也蓋在子知盡事父之道在臣知盡事君之道而已自他人與後世觀之則見其有不得而臣不得而子者焉故云爾也  
雲峰胡氏曰如成丘蒙之說則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以位言也殊不知古語云盛德之士本自專以德言祇載見瞽瞍變夔齊稟此舜之盛德處瞽瞍亦凡若則反見化於其子盛德之中而不得以不善及其子也

此章見堯之禮也出於公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謬乎曰堯未嘗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梓靜雲筆記云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是一章細領下皆發明此句  
○黃葵峯曰不能二字最有意正足下文須天與之人與之若天不與之人不與之天子不能與之也

○徐學東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予天與之謬言有自來

○原旨云天之一字乃一竟之眼目而究其所以為八者則在乎民歸之故故總結之以太甚之語

○蔡清曰堯觀之子喻堯受禪國於子之矣然非天之所與國終非其有也王莽篡漢家之天下矣然非天之所與天下者終非其有也然則堯之有天也非天與之乎故此章眼目全在二天字而究其所以為天者則在章末引太甚一良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

行如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字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且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不能與人於天不能

○又曰天之於身謂之行措諸躬行謂之事若以下文視之如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使之主事而百神安之何處為行何處為事曰此皆事也然莫不自身出行固在其中矣所



謂出乎身而加乎民自其出乎身言行也自其加乎民言事也

○董萊峯曰君進也非如今之奏疏舉荐之也蓋天子所理之事皆天之事也進之使分在天事便是君之於天也云云○暴亦如今之榜論彰暴之也只是進之民之使治民事便是暴之也

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者君之薦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行與事而之而已矣暴者下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矜力呈上必用之難

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以與之之意

慶源輔氏曰下薦人於上公心也若有必上用之心則私意矣孟子此言不特說得三聖授受明也而於人臣薦賢之道大公至正之心亦盡彼竊位蔽賢者固不足責而進一善進一能上必君之用下

而已之恩者皆非也。上只言天此又兼民而言者天民一理天實以民為視聽也。舜相堯二十八載固天也至於朝覲設獄謳歌則人耳而亦曰天者以天統人。以人證天天與人一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洽去聲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禘訟獄者不之堯之

○堯峯曰君之天不但使之主祭此舉其大者為言也使之主事正是暴之於民也  
○朱子曰只陰陽和風雨便是百神享之  
○惟海國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一節此又總舜之始終說見舜為天之所與不特一時然也○此天以氣數言上天以主宰之理言然氣數乃天定之期民心乃天啓之神總來只是



一天而已。

○禮記曰：觀時見也。春秋

傳曰：人三觀。周禮：特見曰

觀。○長聲為歌，短聲為調。

○存疑云：故曰：天也。應章

首：天與之。句言：故曰：舞之

有天下夫與之也。

○禮記：平陽縣：都蒲阪。

○蒙引云：再申天不言以  
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之意。  
以居上文。

子而之舞，謳歌者，不謳歌，妻之子而謳歌，故曰天也。

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適堯之子是

篡也，非天與也。

相去聲，朝音。

南河在冀州之南。新安倪氏曰：冀州為帝都，其南即

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

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南朝張氏曰：聖人之動無非天也。其相授受之際，豈有我

之所得為哉。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子而

於天下而薦之，天與而舜之卒，有天下者，天實為之

薦。於天暴於民者，如是其著。此乃天也。堯崩，舜率天

下而服堯之喪。堯既除，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

沫，敢以已為天子而聽天所命也。朝覲訟獄，謳歌者

皆相率而歸，有不容舍焉。夫然後歸而踐位，而從容

於天人之際，蓋如此。然則舜亦豈能加毫末於此哉。

玩此章，則聖人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者，殆可得而究矣。○新安陳氏曰：大書作泰，臯陶謨

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泰誓之言，蓋本於此。天既無

命之形體，故其視聽皆從於民。民之所歸，即天之所

命也。○通考：宋氏公遷曰：此章天字以主宰言，凡自天

天未喪斯文，孟子言天位天職天祿，天未欲乎治天



下及引詩書所言天作孽畏天之威皆以此類此與命以福祚言者相貫

此章見神經皆出子本

○蘇東坡冠說曰通章只重一天字首節言民之歸賢歸子第二節明其為天之與賢與子四夫以十即古聖人之不有天下以明蓋之不有天下身其皆此于天末節引孔子之言以結之通章只重禹益事首二節把舜禹之禪以形之

○高中文曰堯視天下重於天子然乎曰非也可與子則與子以為天下也非謂視子重乃輕天下而與之也不可與子則與賢以為天下也非謂視子輕乃重天下而不與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乎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水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禹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謳歌益而謳歌益曰吾君之子也

○韓自黎對禹問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夫禹之慮民也深詩樂曰大抵禹子之說主天命而公以人事豆之爾其致一也

潮 朝音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禹之子

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

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

無一毫私意也南軒張氏曰堯舜傳之賢禹傳之子而後世遂有主禹而德衰之論此以私意觀聖人也禹薦益於天與堯之薦舜舜之薦禹其心一也蓋避禹之子與舜之在南河禹之在陽城其心一也天而與益則朝覲訟獄謳歌者皆歸之益踐天子之位矣禹亦豈得而不與之哉而天則與子也禹亦豈得而與之哉彼天而與舜之子則舜禹固得遂其終避之意猶益得遂其終避之志者也

○此章同思融切中肯也



故曰其心一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唐賢能敬承繼禹之道也相禹也歷年以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相堯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聖也

之相之相去聲相去之相如字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

○作清園曰唐賢能敬為而敬者聖人傳心之要只一敬便可承繼禹之道申甫曰言敬言道使可以繼禹而為君可見心法即治法道統即正統  
○程子曰按書有云無若而末敬而無商均之名而子事只云雍之子恐商均出史記耶  
○徐峯泉曰一定者謂之理理之流行節度處謂之數理即數之即理總只是天  
○姚承菴曰為與致有分別為善致祥為惡致殃為得力可致得莫之致而至字即來字人世之召致而自來者是之謂命天以主宰言命以氣數言堯舜百總之一天字

○蒙引云本詳以理言之謂之天言人言之謂之命如此解者蓋為之者大也受之者人也故以理言謂之天以人言謂之命以為屬天以至屬人

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並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

謂之天身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朱子曰天如君命如

命令君命人去徹聯其俸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命有兩樣得之不得曰有命自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雖是兩樣却只是一箇命天之命人有命之以厚薄修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贊化育堯之子不肖他便不傳與子而傳與舜本是箇不好底意思却被他一轉轉得好○南軒張氏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發明天人之際深矣雖然人君為不善而天命去之



則是有所為而致也。獨不可言天與命歟。孟子蓋嘗論之矣。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蓋如堯舜禹益之事天理之全而命之正也。若夫為不善以及於亂亡則是自絕乎天以遇其命不得謂之得其正矣。慶源輔氏曰天則天理之本體。命則天理之命於人者。井溪陳氏曰天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則微有分別。為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對此而反之。非人所為便是天。至以吉凶禍福地頭言有因而致是人力。對此而反之。非力所致便是命。天以全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曰以理言之謂之天。是專就天之正義言。却包命在其中。其曰自人言之謂之命。命是天命。因人形之而後見。故吉凶禍福自天來。到於人然後為命。乃是於天理中截斷命為一邊而言其指歸一爾。若只就天一邊說吉凶禍福味有人受來如何見得是命。朱氏公遷曰此章命字與莫非命也非正命也行法以俟命居易以俟命不知

命之命皆以氣言兼言氣之長短厚薄不齊者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伊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伊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並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

○集滿園曰匹夫而有天下以下只反覆推明並離有德又有天子之荐而但遇繼世之君賢故不得以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指著本用成上言



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唐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蓋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甲不立死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相王去聲艾音又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甲湯之

○存疑云太甲未立外丙二弊仲壬四年之說當從程子家孔說

○四年趙氏立之義程氏歲之義

○履齊目自然自艾句絕於桐連下文

○傳二十八年在頂註云復其位曰復版

○袁日按趙岐謂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程子謂外丙方二歲仲壬五十四歲朱子兩存之按史記湯丁百歲而崩豈有九十餘歲而尚生子者又商之君如武丁祖甲之類皆以十干為號是必踐祚為年斯有是稱耳二歲四歲之嬰何為而稱丙稱壬哉又二歲為第一四歲為兄何乃先言弟而后言兄也决去

趙說為是

○李表一曰考帝王歷年甲子相繼次策外丙仲壬並未嘗即位而孔安國邵康節司馬溫公皆謂太甲繼湯且放之桐蓋籍天子諒闇三年之義荀丙壬共立六年矣豈得復藉諒闇三年之義故太甲乎必不然矣的依本註從程子之說為長但為太甲差長之說未是蓋太甲未立而死既有子便是嫡孫當立况外丙仲壬又甚幼乎故特舉而立之

○存疑云成王之賢亦如太甲也此用公所以不有天下也

太子未立而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甲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初生反長上聲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音怪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師倫反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蓋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扶反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朱子曰仲尼不有天下蓋







○楊用修曰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況當求於言外如伊尹負鼎以王湯謂尹有鼎鼎之才也猶書云牙衡云耳橫議者遂謂伊尹爲庖人按此亦一說

○蒙引云不語辭不然則是明目不是也否如書經都俞吁咈之類皆語辭也

○薛中甫曰伊尹賦賦自樂時便有素雅君民之志時時未遇耳一腔生意藏在胸中萬物一休之仁俱包裹在一樂字內到湯三聘時樂根抽牙方見之言說出徐崧泉曰道外無義義外無道尹樂素雅之道之時其一以素雅之道爲重非其義也則非素雅之道也故取于最嚴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

莘氏之膝以證反臣負鼎俎以滋味說音湯致於王道

蓋戰國時有爲此說者慶源輔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有義理之學汲汲然志於功名事業以求其富貴利達雖枉已辱身有所不顧故設爲此等議論上以誣聖賢下以便己之私耳

○新安陳氏曰湯妃有莘氏女也所以有隨嫁從臣負鼎俎蓋庖人之類

爭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馮

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

制文曰繫馬于馮馮一野繫于馮馮必用馮馮  
蔡氏曰介指言一根本

諸人樂音

莘國名趙氏曰今同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

而欣慕愛樂之也新安陳氏曰諫如康衢之謠舜臯之歌之類書如二典三謨是也必如此解此

句左實馮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

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龜山楊氏曰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

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于馮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與人爲大各一介不以取諸人爲大然君子之取與過於其義而已與之齷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問道義一物非其義則非其道矣一介不妄取與則大者



講述曰。饒氏遺道是休  
義是用米是

林次崖曰。尊心自得則  
抱道自重。謹於出處。不若  
於從入之義。

○盧未人曰。幡然改。其  
初之賢也。○與我處。誠  
誠節。是伊尹應聘之言。天  
之生此民節。是伊尹自言  
應聘之意。思天下之民數  
句。是伊尹推存伊尹應聘之  
心。故總繼之。自自在之。重  
所以成我夏救民之功。  
○有疑云。三使往聘。則尊  
德樂道之誠可見矣。此所  
以幡然改也。

可知矣。既曰非義。又曰非道。既曰一介。又曰天下千  
駟。何也。宋子曰。道義兼舉。體用而言也。一介于駒極  
其多少而言也。蓋人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或務天  
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天。故必兼舉而極言。然後足  
以見其德之全。取○雙峰饒氏曰。孟子說義必說道。  
如配義與道皆是先義。且古窮。今只一箇道義是隨  
時處事之權要。兩下看。既揆以義。又揆以道。方可處  
事。有合一時之友。及揆以古道。則有不合處。道是體  
義是用。義以事。言道以理。言以事。言則得其  
安。以理言則得其正。然後為盡善。故兩言之。

湯使人以幣聘之。賈賈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  
嘗若處猷猷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賈賈然。又戶驕反。

賈賈然無欲自得之貌。  
慶源輔氏曰。伊尹以堯舜之道  
自樂。故常無欲而自得。涵泳其

言則舉天下之物果  
何足以累其心哉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言與我處猷猷之中。由是  
以樂堯舜之道。吾嘗若君為堯舜之君哉。吾嘗若  
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嘗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  
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  
朱子曰。或謂饑食

是樂堯舜之道。此皆不實。豈若吾身親見之哉。這箇  
便是真堯舜。却不是泛說。底道是堯舜之道。如論又  
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亦真箇指文武之道。而或者便  
說。日用間皆是文武之道。殊不知聖賢之言。自實。



存疑云知字淺覺字深

註曰悟其理之所以然即

一達必由心悟也

○袁子曰日全休明白日

知由迷入悟日覺人是知

之起頭更註以事屬知理

屬覺大謬豈有理不明而

可言知者亦為當然所以

然之別

○鹿齊曰孟子曰大如欲

乎治天下當今之世當求

其誰也此首是聖賢以身

任綱常之責處

孟子大全 卷之九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

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

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

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去聲寐者而使之寤也

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

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

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

所有以予與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

已朱子曰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如事親

當孝事兄當弟事也其所以當者所以當弟理也

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道理皆是知之之事及至

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處○中央兩箇覺字皆訓喚

醒是我喚醒他○慶源輔氏曰知淺而覺深知有界

限覺無偏全程子曰譬之人睡他人未覺而我先覺

故搖撼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已覺也元無欠少

而亦未嘗有增加適一般耳此說說得覺字極為全

備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此解非元覺

之而語也一句蓋大學之道既明德則必須新民

到此地位自然住不得正使不得時與位亦須著如

○蒙引此其心即民胞物

與之心也真所謂畏天會

而悲人勞者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



○此書說命下篇之詞也  
秦傳曰先正先世長官之  
臣保安也商衡猶阿衡作  
與是也榘下市耻之甚也  
不獲不得其所也高宗舉  
伊尹之六言謂其自任如此

內之溝中其身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嬰以

伐夏救民

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主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  
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  
子之言益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  
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捐遜  
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

○塵齋曰飯要飯也若白可近則近不可近則遠道耳何有身以謀利也可以止則止不可正則決法  
何必吝情以去留也此皆以聖人言聖人反指  
○存疑云遠也以求仕而方仕者言去不去以既仕而去就者言

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行去聲

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

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慶源輔氏曰辱已實由

而巳可枉也正天下實自正人始遠謂隱遁與遜也

迨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如歸

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慶源輔氏

曰或遠而去或近而不去所遭之時不同而在潔其身則同潔身不使其身汗辱於不義也身為萬事之本伊尹以



○傳述曰借一介要字來

折他言其以堯舜之道要非以割烹要也講者勿云真以道去要湯恐說要字死後下

字而多言云子當向子貢曰夫子至於危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也其諸與乎人之求之與

訓導丁木甲嗣位伊尹作啓初導之

割烹要湯則汚其身甚矣本既不止事無可為而謂尹為之乎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取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新安陳氏曰承其要湯之語而正之謂伊尹所以

求於湯如夫子之求之與父不得而子語脉相似故集註引以為證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官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

○蒙引云註云孟子引此以証我夏救民之事也究其所以則從自任天下之重上來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

牧官作鳴條牧官雜宮也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

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南軒張氏曰桀為不道伊尹則其我夏也奉天討有罪而已慶源輔氏曰此伊尹所言於此可見其任重之意則其不肯枉道自

汙以要君必矣事有理明義正聖賢初無所揜覆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癩疽於齊主待人瘠環

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癩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

○人物考引史記孔子世家家以爲雍雅註云雍雅雅名又名雍雲衛靈公與未人同車之時宜者雍雅參乘者也○瘠環爲齊景公所逐拘○今按史記作雍環無難爲不知方山有荷

孟子大全卷之九

三九



見如此

○代辭編五日說苑孟子云孔子於衛主雅推雅雅雅姓名也與雅雅聲相近雅收誤記東坡曾考正之○瘠說文頭蒼也禮記頭有湯則沐

○關不廉切說文豎也官也關關關門也

○家引云蓋孔子主於顏氏彌子之說序欲其改至也

○顏子事見官氏春秋○彌子事見韓非子說難篇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瘠瘠瘠音醫也新安

曰周禮天官有侍人奄與闇同音人也瘠姓環名皆時

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

子路曰孔子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自有命而王癯疽與待

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離如字又音孽

顏雝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絲彌子衛靈公

○高中文曰命之當然處便定義如用命是命則行則藏便是義惟義所在即惟命所在非強命以從義也宋儒聖人安義而不足道之說不免支離

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遂故進以禮義主

於斷丁亂反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夫聲退者也在我者

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朱子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進

以禮揖讓辭遂退以義剛決果斷○聖人以義處命本不待斷以命也所以曰有命對彌子瑕言之也○

南軒張氏曰聖人非擇禮義而為進退聖人之進退無非禮義禮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在也此所謂義命

之合上者也○新安陳氏曰上言禮義下言命者進以禮亦義所適進義可以該禮也朱氏公遷

曰此章命字與得之有命其如命何賜不受命之命皆以氣言專言氣之厚薄不齊者賜不受命則專自

貧富而言餘三條則通自窮通得喪而言大同小異也



○桓司馬事見左傳及檀弓

○鄧孺孝自司城宋官此已在陳身爲主與子貢子時爲陳侯周臣也臣云者志其非釋道寺人之倫  
○陳侯周見史記陳世家懷小柳之子史記云名越左傳云名周即滑公也其六年孔子適陳

○新安陳氏說主於司城貞子之事宜在適陳爲陳侯周臣之前而乃去宋之時也去宋平本文而疑史記

孟子卷之九

孔子不悅於魯魯遣相司馬將要而移之微服而過

宋是時孔子嘗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要平

不悅不樂音洛居其國也相司馬宋大夫向式亮也

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慶峰饒氏曰司馬司城皆宋之官他國

則無宋是王者後故倣天子禮有司馬司城新安倪氏曰宋以武公謹改司空爲司城陳侯名

周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去聲之孔

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雖欲殺孔子孔子

去至陳主司城貞子新安陳氏曰以文勢觀似是臨去宋時主於司城貞子適陳爲

陳侯周臣主言孔子雖當泥難去聲然猶擇所主況在齊

衛無事之時豈有主離疽侍人之事乎慶源輔氏曰

退義曰有命觀之則必無主離疽侍人之理以當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孔子主

離疽與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近臣在朝音音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

其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官氏

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以然者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

○蒙引云近臣爲王者遠臣主於人者也故一日所

○關心註曰其所爲主是人爲已所至者其所主者是已爲人所至者

○存疑云其所爲主爲主人也若爲君子主則近臣亦君子也若爲小人主則

遠臣亦小人也其所主主於人也主於人是君子則

遠臣亦君子也主於人是遠臣亦君子也

孟子卷之九



小人則近臣亦小人也。

孟子卷之九

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齋賜一者義  
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問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  
義而無可得之命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  
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  
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  
授室養弟主以萬鍾而孟子辭之也○南軒張氏曰  
此泛言觀入之法豈獨為人臣者所當知為人君者  
尤當明此義則遠近交見而不蔽於耳目之私矣○  
新安陳氏曰呂氏所謂無命無義與孟子本文是無  
義無命也不同意進退以禮義而得之有命也於聖賢  
未嘗加益惟合於禮義而得命之得非所計也進退  
以禮義而不得亦命也於聖賢未嘗或損無慊於禮  
義矣未得奚傷哉安於命而巳故曰得之不得曰有  
命若有苟得之心而欲因時君近狎之人以進則是  
進退不以禮義而不知有  
命矣故曰是無義無命也

○引云人言其自明於君養牲者食年也。  
養牲者食年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吾羊之皮  
食音嗣好  
食音嗣好  
去聲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  
五羊之皮而為之食年因以手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  
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乘求勿反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

○林希元曰是先說百里  
奚之出處然後即其事而

孟子卷之九



官之奇事文見國語  
百里奚事文見漢應劭  
風俗通

輔車  
○輔車相依猶相持也  
○註行去也

○丘瓊山瓊臺類語曰五  
子之論百里奚亦取節之  
意若以正言之亂邦不居  
美既失之於先虞為父母  
之邦秦為西戎之國美乃  
去此相彼亦非知尊攘之  
義矣得為智孟子之辨蓋  
為君子出處辨也此義  
論極當

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魏道經  
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會欲并去聲取虞宮之奇亦虞  
之賢臣諫虞公令反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  
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左傳借公二十  
年晉荀息請  
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魏公曰是吾  
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使荀息假道於  
虞虞公許之自請先伐魏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  
晉里克荀息帥虞師伐魏滅下陽魏邑五年晉侯復  
假道於虞以伐魏宮之奇諫曰魏虞之表也魏亡虞  
必從亡晉不可啓寇不可亂習也之謂甚其可再  
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輔頰輔車牙車也晉亡齒寒者  
其虞魏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十一月晉滅

魏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趙氏曰虞  
在漢河東郡大陽縣魏在漢河南郡滎陽縣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  
牛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  
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  
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  
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賢以  
成其君鄉黨自好者莫為而謂賢者為之乎相去  
聲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

五之六三



知養牛以于主之為汗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

成其君也新安陳氏曰成其君成就其君之功業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

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

○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

如百里奚為去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

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汗辱以要其君哉莊

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肥扶晚牛而牛肥使

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莊子曰

蒙引云魯公秉心塞淵而駭化三千文主視民如傷而鹿鹿依伏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其理一也○亦可謂知百里奚矣此一句是說孟子知果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肥飯猶食之也使

秦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上之大節故

孟子不得不辨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

蓋以其不正之心度待洛聖賢也范氏曰虞之將亡

不諫一人皆是也宮之奇不恐虞之亡諫而不聽然

後以其族行君臣之義盡百里奚事虞公年七十矣

而無所遇知其不可諫不諫而先去之去就之理明

奇為忠臣奚為智士故曰皆是也按秦本紀晉虜虞君與百里奚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以五段羊皮贖之號五段大夫商鞅傳趙良曰五段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穆公賢願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被褐飲牛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史



記以傳自相矛盾。蓋得之好事者。○南軒張氏曰。奚於虞在不必諫之地。又知其不可諫。諫必不聽。故引而去之。所以為智。使在當諫之地。而不諫。是不忠之臣也。可謂智乎。○示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道。惟知以功利為急。甚者敢誣聖賢。欲借以行其私。如伊尹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侍人。百里奚自鬻。雖萬章之徒。亦不知其為非。而猶不免於疑問。習俗移入之心如此。孟子安得不歷數而明辨之哉。○通考。東陽許氏曰。後語不反。四智二賢。皆反覆明。奚之事。第一。總言去虞入秦之智。第二。詳言去虞之智。第四。詳言入秦之智。第五。以事實言其賢。為下節張本。第六。專以上文之賢。証自鬻之言之妄。前後皆是彷彿言之。惟第五節為要。然不智則不能明去就之幾。不賢則不足以見其智之正。故反覆言之。讀之則見其文之妙。而不知其意之精密如此。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九終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

萬章篇下

凡九章 通考 勿軒熊氏曰。內六章。因上篇言聖賢出處多。及進退辭受之義。內一章言封建井田二章。

言取友之道

此章見孔子與萬章語。○虛謂曰。聲名說得。廣不止女色。與活聲。如奢麗。係靡之物。亦惡色。又如云。應聲至。必反。豈必皆指滯樂。○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思。指伯夷自思也。

垂曰。伯夷自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

恐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紉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



○儻真韻汝朱切集韻或

作儻儻按韻備轉切或作  
儻儻簡韻奴計切集韻亦  
作儻又作儻儻奴亂切翰  
韻或作奘又作需集韻又  
作儻儻鼻韻乃管切便說  
韻乳充切亦作恨反○今  
按用奴計切可乎乃拘世  
人音義云

○存疑云何事非君何使  
非君伊尹之言也治亦進  
亂亦進則其所行也天之  
生斯民至覺斯民則言所  
以治亦進亂亦進之意

孟子大全 卷之十

頌天廉懦夫有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  
去聲朝音潮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者弱也

餘竝見前篇見形旬反下  
文餘見竝同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  
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  
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  
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  
下之重也與音預

○不隱賢不隱己之賢也

○蒙引云按上篇爾為爾  
上有故曰字是柳下惠自  
言也於爾我方有著落  
○蒙引神視露孽也裸體  
露身也

○第鹿門曰夷惠言風請  
無迹可考惟有流風餘韻  
而已若君則功業在二代  
則制作在六經可見也  
札部增補目竟以量言數以  
行言鄙是編細而寬多說  
是流刻與敦反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  
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  
而不怨陷窮而不憚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  
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  
下惠之風者鄙夫賈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問夷惠勝伊尹得此  
于曰伊尹體用較全夷  
惠高似伊尹伊尹大如夷惠○新安陳氏曰凡言聞  
其風者皆道不行於當時而其流風餘韻足以聳動



○存疑云處世是一去一不封久速都在去上  
○袁一凡曰孔子本不可  
以事勢者仕止久速之事  
蓋因三千之清任和而云  
也  
○徐若泉曰仕止久速非  
孔子不能然非孟子不能知  
四可以字時也四而字自時也  
孔子從心不喻矣瞻前忽後  
變化不測此心華  
淨絕無粘帶絲無痕迹合  
四句看方得聖心神易處  
○至心只緣有未發之中  
所以有不已發之和

後世者也伊尹道行於當時有功業可見不待以風  
高夷惠道不行於當時無功業可見而其制行之高  
足使后世想聞其餘風而興起所以以風言夷則風  
之清惠則風之和也或曰孔子道亦不行於當時而  
不以風言何也曰孔子如太極元氣之運風不足以  
言之也司馬遷謂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士遺風亦以  
風言特於齊魯之地觀之則所指者有  
界限而所觀者亦然故亦以風言取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自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  
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  
而仕孔子也歷先

接猶承也淅漬疾智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

○膳說文宗廟祭祀肉  
羊俎腥曰腥熟曰燔  
燔肉不至膳燔通

○存疑云聖是成德之號  
造其極而無勉強之謂之  
聖

○胤未人曰清任和是王  
子名之三子不自知其  
於清任和也使自知之則  
已覺其行之偏而必求其  
全矣若曰孔子取而集之

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形

反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記曰當其或曰孔子去

魯不稅不道與脫冕而行豈得為遲揚氏曰孔子欲去之

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

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季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  
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



則三子不生於前孔子將何成乎必不厥矣

○薛大清直肯曰三子說聖之時時字最妙元氣在天地間通于萬古只是箇時而已為春為夏為秋為冬循環無端其妙無窮也各成其時者各一其妙也總不出太極孔子全體本極故有為應迹即元氣所時處上可也處中可也處下可也其化與久即春夏之息其止與速即秋冬之消仕而可止久而可速即息而消止亦可仕而可速即息而消止亦可推移變遷活動流轉如珠走盤士無傾欹珠無止息不期而然莫知其然妙哉妙哉非事大學力同于顏卓爾之見說不出此語

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

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在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

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

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

聲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

底意思去聲在來子曰秉惠氣質有偏比之夫子終有

重於正正不必中也首中則正已在其中也蓋無甲則

做正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也秉惠諸子其

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清任和都是有病痛底聖人問伊尹似無病痛曰五就湯

卓爾之見說不出此語

五就桀孔子必不肯恁地只為他任得太過所謂任

只就他治亦進亂亦進處看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

此雖云祿之天下繫馬千駒弗顧弗受然終是任處

多如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介然終是和處

多問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盡其一德之中否曰三

子之德但各至於一偏之極既云偏則不得謂之中

矣如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此便是偏

處若善其辭命而吾受之亦何妨只觀孔子便不然

問既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處自然

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非中之謂也○三聖是知

之不至三子不惟清不能和不能清但於清處和

處亦皆過如射者皆中而不中鵠問既如此何以

為聖人之清和曰却是天理中流出無駁雜雖是過

五就桀孔子必不肯恁地



舊筵下惠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為聖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失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亦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魯說其末流如此○問伊川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謂他有擔當作為底意思只這些意思便非夫子氣象否曰然然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熟自見強說不得若謂伊尹有這些意思在為非聖人之至則孔孟皇皇汲汲去齊去魯之梁之魏非無意者其所以異伊尹者何也○問夫子若處伊尹之地也如他任如何曰夫子自是不同不如此著意○兩軒張氏曰孔子之速也遲也皆道之所在也曰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此公孫丑篇易一則字尤見從容不迫與持借行之意聖之時云者非聖人之趨時聖人之動固無不時也○慶源輔氏曰伊尹惟其任底意思在故未能與

○蒙引云金聲而玉振之玉指聲聲是石然其石甚細且有異聲亦玉類也故謂之玉  
○黃金鐘日知即心之靈覺洞然靡通也聖即心之順應從容中道也其實事專靈覺使事事順應外智非聖也外聖非智也分之有終始合之即是下理如

天為一而不得為聖之時若孔子則雖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在已無不可行之道然却無伊尹這些意思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多少含蓄意思此其所以與天為一而謂之聖之時也○東陽許氏曰此章聖字言夷惠伊尹處是以地言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只是清任和到極處故謂之聖孔子則是大而化之之聖其行之時中則清任和時而出之亦無不到極處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



下文巧中有力力中有等  
原在一處原是合上的金  
聲至振不遠從始終上機  
說耳非如金玉截然而斷  
也此說極爲動透  
○林靜事筆記云始條理  
者即孔子如清任和之道  
於始無不至其心明乎時  
中者也終條理者即孔子  
行清任和之道於終無不  
盡其身體乎時中者也  
中行六六之章今丈地一撮土  
之多及其廣厚載萃  
岳而不重

○蒙引云鑄大鐘也○闕  
絕也○音與韻不同韻者  
聲之餘故曰流風餘韻

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  
謂九謂籥韶九成是也  
謂九謂籥韶九成是也  
也如振河海而不洩私列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  
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  
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  
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三子之  
所知偏於二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

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訕渠勿  
然也記聘義音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  
如墜直位反禮也也廉而不劓言貞傷也義也垂之  
也趨猶湯也訕然絕止之貌朱子曰金聲有洪終始  
震終細玉聲則始終如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  
先擊鐘以宣其聲伯各俟其既闕苦穴而後擊  
特磬以收其韻新安陳氏曰特專宣以始之收以終  
之二者之間脈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  
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

卷之十一



漢書五十八兒寬傳前  
馬相和有遺書請武帝封  
禪上帝其書以問寬寬對  
云此帝王之盛節也然亨  
德之儀不著于經惟聖王  
所由制定宜非群臣之所  
能及使群臣得人人自盡  
終莫能成惟天子建中和  
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  
振之以順成天應垂萬世  
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求  
儒術以文焉  
蔡虛齋曰按寬此言只  
是避難歛媚之詞非樂之  
知也蓋字一與三誤者詳  
矣寬安得為此言乎

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也研今寬云唯天子

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新安倪氏曰

武帝論封禪儀而有是言必非其自言又不純舉亦

孟子之言且簡約精密故疑其為古樂書之言也亦

此意也程子曰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為學者言終

始之義也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至

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問

始終條理采子曰如今樂之始作先撞鐘是金聲之

也樂終擊磬是玉振之也始終如此而中間乃大合

樂六律五聲八音一齊莫不備舉孟子以此譬孔子

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都是樂

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玉

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玉聲始條理是知終條理是

行問智之事聖之事工夫全在智字上三子所以各

極於一偏緣他合下少致知工夫看得道理有偏故  
其終之成亦只至一偏之極孔子合下知得至到看  
得道理周徧精切無所不盡故其德之成亦兼該畢  
備而無一德一行之或闕曰然○金聲或洪或殺清  
濁萬殊玉聲清越和平首尾如一故樂之作也八音  
克諧雖若無所先後然奏之以金節之以玉其序亦  
有不可紊者焉蓋其奏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節之  
也所以成其章也變者雖殊而所以成者未嘗不一  
成者雖一而所歷之變洪纖清濁亦無所不具於至  
一之中聖人之知精粗大小無所不同聖人之德精  
粗大小無所不備其始卒相成蓋如此此金聲而玉  
振之所以譬矣孔子之集大成而非三子之所得與  
也然即其全而論其偏則纖而不能洪清而不能濁  
者是其金聲之不備也不能備乎金聲而遠以至振  
之雖其所以振之者未嘗有異然其所振一全一闕  
則其玉之為聲亦有所不能同矣○奏之以金節之



以玉奏之，所以極其變節之，所以成其章也。○南軒張氏曰：條理云者，有倫緒而不紊之謂始條理者，析衆理於毫釐也。終條理者，備衆理於一貫也。○致知智之事，行其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據此，一節乃言學之事，所以學於聖人者，故因上文金聲玉振而言。言學之序如此，蓋聖人則聖智合一，無始卒之異。學者則必知所先後，然後有以入德也。故孟子於此一節，特分而言之。明聖人之智學，皆所當先務。必明盡衆理，咸極其至，然後力行，以造夫聖人之所。以聖道始終各有條而不可亂也。智之事，聖之事，猶言學智聖之功夫，非便以爲智聖也。○勉齋黃氏曰：孔子之異於三子者，知之至而行之盡。三子之不及孔子者，知有所蔽於始而行有關於終也。此孔子所以獨得其全，而三子僅得其偏也。○東陽許氏曰：此一節以樂比孔子知之至，行之極，條理即八音以金而聲之，所以始其衆樂，以玉而振之，所以終其衆

○蒙引云：此一條亦主孔子言。

○王陽明曰：巧力非兩事，巧亦只在用力處，力而不巧，亦是徒力。三子譬如射

一能安箭，一能馬箭，一能遠箭，他射得到，俱謂之力

中處，皆謂之巧，但安不能

馬，馬不能遠，各有所長，便是巧力分限，有不同處，若

識得聖智本體是何物，便

自了然。

孔子

樂聲振始終皆是動用字，惟其知之至，故能始

萬物，惟其行之極，故能終萬事，是爲聖智也。全

力也，其中非兩力也。中，去聲。

此復扶又反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

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

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張子曰：夷惠智

不明於至善，故偏入於清和，然而卒能成性，故雖聖而不智。孔子智既明於至善，故集大成如清和時任，皆有以無不曲當也。故聖且智，金聲而玉振也。○龜山楊氏曰：伯夷伊尹柳下惠於清任和處已至聖人



但其他處未必皆與孔子同，而其中與孔子異，只為不能無偏故也。若隘勉不恭，其所偏歟。○問以智比聖智固末，可以言聖然。孟子以智譬巧，以聖譬力，力既不及於巧，則是聖必由於智也。明矣。而尹和靖乃曰：始條理者猶可以用智，終條理則智不容於其間矣。則是以聖智淺深而言與孟子之意似相戾。惟伊川引易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其意若曰：夫子所以能集三子而大成者，由其始焉知之之深也。蓋知之至，行之必至。三子之智始焉知之之末，盡故其後行之雖各極其至，終未免各失於一偏。非終條理者未對，以其始條理者已差之矣。不知伊川之意是如此否。朱子曰：甚好。○問孟子既以智為始，聖為終，則智者致知之事，聖者極至之名，其終復曰智巧聖力是智反妙於聖矣。南軒以為論學則智聖有始終之序，語道則聖之極是智之極者也。此說似可以破前所疑否。曰：智是見得徹之各聖，是行得到之號有完。

後而無淺深也。聖而不智，如水母之無鰓，亦將何所到乎。○以緩急論則智居先，若把輕重論則聖為重。○問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還是三子只有力無智否。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緣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曰：如此則三子不可謂之聖。曰：不可謂之聖之大成畢竟那清是聖之清和，是聖之和。雖使聖人清和亦不過如此。顏子則巧處工夫已至，點點皆可中，但只是力不至耳。使顏子力至，便與孔子一般。○金玉備巧力全者孔子也。若顏子之博文而約以禮，竭才而不能及，則金聲已備而玉有未振。巧足以中而力有未完者歟。故以所至論之則顏子不若三子之成，以所期言之則三子不若顏子之大。以學之序而論之則三子皆失其所當先，故行愈久而見愈偏。而顏子循序以進，則其所進未可量也。惜不及見其成耳。然就三子而論之，則伊尹之學又密於夷惠。



矣。○東陽許氏曰：此一節以射比四聖人能挽疆弓射遠地，此力也。能中其的乃巧也。必先知的之所在，又知中之之法，然後因力之所至而中之，謂知之明，然後行之從容中道。三子力量雖到而知有未至，故不及。○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眾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胡氏曰：此章之旨，集註偏全二字盡之。譬之樂，則二音自為始，終者偏而八音相為始終者全。譬之射，則力而不巧者偏，力而又巧者全。孟子始則皆謂之聖，各以其所行言，未則先智而後聖，統以其知與行言。

惟知之偏，故行之所至者各極其偏。惟知之全，則行不期其全而自極於全。宋氏公遷曰：此以德行造極言聖人。孔子之聖以全體言，三子之聖以一節言。孟子之贊孔子自其知行兼備而言，故合智聖而為聖。子貢之贊孔子自其體用兼備而言，故合智仁而為聖。

北宮錡問曰：周室衰，爵祿也加之，何錡，魚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季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當聞其略也。惡，去聲。去，上聲。當時諸侯兼分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源

○記王制疏曰：爵者盡也。鄭氏云：爵盡其才而用之。故自虎通云：爵者盡也，所以盡人才是也。祿者榮也，故莫註可祿云：祿之言榮也。年榮豐後制祿豐也。○後神效曰：祿者錄也，自虎通云：祿者錄也。上以收錄，下以名錄，謹以事上。○家別云：已之所為兼其則，班祿之制有矣。矣，已之



所為借籍則班爵之制有  
効矣

○存疑云五等通於天下  
專自為君者言六等通於  
國山合君古而言是兼于  
朝與侯國言  
又云位猶言級也

輔氏曰兼井則其國曰  
大借籍則其祿曰後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  
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二位中士二位下士  
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慶源

曰位以爵定通考趙氏德曰疏父天母地而為之二  
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私為德者公也斥堠於外  
以君入為德者侯也足以畏人者伯也其德足以養  
人者子也男任也任安也而其德足以安人者男也  
出命足以正衆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  
也知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

○蒙引云地方千里言其地有千里也方字盡下猶云正也非謂地方也

○祿出于地小國地狹祿薄朝費難給故以名附于大國曰附庸庸城也此詩闕呂之傳之意也

○講述云庸字或訓城謂以城附大國為屬國或訓功謂以功附大國而天子王或訓養謂以附大國  
為養今多主功義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  
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

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

附庸若春秋邾儀父音甫之類是也春秋隱公元年三

于蔑音○慶源輔氏曰田以祿分通考詹氏道傳曰附  
庸凡四等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  
十五里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趙氏惠曰  
邾曹姓子爵顯帝之後邾附庸之國未得列於諸侯



故書字以別之中國附庸例書字夷狄附庸例書名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

士也趙氏曰食采邑於畿內祿之多少以于外諸侯為差不言中下士視附庸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

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定

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

黃泰寧曰受地者受采地而食其賦入即其祿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者受三萬二千畝如侯之祿也大夫受地視伯者受二萬四千畝如伯之祿也元士受地視子男者受一萬六千畝如子男之祿也下文公侯伯子男所受之祿皆其自得為私用者至于軍國之需一應公用則仍有公家賦稅在祿外也自得之祿與公家之稅檢在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內十而取一也

講述云大國次小國各三卿五大夫上中下士各九人府六人史十一人徒一百二十人府史胥徒皆庶人在官者

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

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

二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

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

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禮周

天官冢宰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府太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府治藏史掌書胥徒民服徭役者通考禮氏道傳曰大國地方百里者開方法為方十里者為田當九百萬畝按班固地方一里為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開方法計之蓋地方一里為井為田九百畝

講述 禮氏道傳 徒掌服



井十為通通計積一十里為田九千畝通十為成方十里積百里為田九萬畝成十為終方三十一里大半里積千里也為田九十萬畝終十為同方百里積萬里為田九十億畝即九百萬畝是所謂提封萬井也封者井之界提者總提封內之木數也萬井之中除山林陵麓溝洫城郭宮室塗邑三分去一計三千三百三十三井之三之一外除三百萬畝實有田六十六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每井九百畝計六百六十六畝此是助法公田內每井再除二十畝為八百廬舍該除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四畝外公私通收五百八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五百二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公田收五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之三之一君祿賦田三萬二千畝太國三卿每卿各賦三千二百畝計九千六百畝大國大夫五人各賦八百畝計四千

滕文公上篇題人七十而助助藉也集註云藉子視反藉借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孟子用龍子之說未十因五子之義有旨哉

○樂峰曰下士一位死在葬之內則下士乃已仕之臣矣而中士之祿倍於下士則下士實受田一百畝者故中士倍之得二百畝也今朱子註乃謂士之

畝上士九人各賦田四百畝共計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各賦二百畝共計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各賦田一百畝共計九百畝已上通賦五萬一千九百畝尚餘四十八萬一千四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以供國家制度喪祭賓客等費餘則以備凶荒不測之用所謂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薄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宋子曰府史胥徒極多安得許多閑祿給之嘗疑周禮一書方是起草未嘗得行蘇子由古史疑府史胥徒太多當時却多兼官其實府史胥徒無許多○古者制國土地亦廣非如孟子百里之說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後來



无田者何耶須知士之无田非指下士也蓋指宿衛今宮之公族與夫國守之廣養樂師之所教等人蓋亦府史胥徒之類未節申明祿足代耕只說庶人在官其祿以是為差初不設若下士可見下士已是有田者而士之无田者非指下士即是庶人在官之類也

更相吞噬到周初只有千八百國是不以五分之二矣想後併得來儘大周封新國若只用百里之地介在其間豈不為大國所吞亦緣是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得許多土地方封得許多人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鄉祿卿祿三天夫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

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

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

人謂者詹氏道傳曰民次國地方七十里者以開方計之為方十里者四十有九為方一里者四千九

百為田四百四十一萬畝三分去一計為井一千六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一為田計一百四十七萬畝外實有為井三千二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為田計二千九十四萬畝除公田每井百畝計三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公田內每井再除三之三之公私通實收二百八十七萬四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二百六十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二公田收二十六萬一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二君祿賦田二萬四千畝卿田三大夫祿者大夫之田人八百畝三大夫祿則計二千四百畝大夫倍上士者上士田四百畝倍之則八百畝上士倍中士者中士田二百畝倍之則為四百畝中士倍下士則下士田人百畝倍之則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同祿則其田百畝王制所謂諸侯之下士視農夫祿足以代其耕者也王制云次國三卿下



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古註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也。次國三卿。卿二千四百畝。三卿計七千二百畝。下大夫五人。人六百畝。五人計四千畝。上士田人四百畝。上士九人。則計田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賦田二百畝。共計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人賦田百畝。九人計九百畝。已上自君田以下。總賦田四萬一千五百畝。尚餘二十萬九千八百三十三畝。之三之。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節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

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朱子

寸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得為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享，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為公用。如今太守既有科錢，至於貢賦公用，又自有錢也。○**趙氏曰：**由卿而上三等之國，與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者，蓋卿而上其祿，寔厚而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寔薄而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國者**，詹氏道傳曰：小國地方五十里，開方計之為十里者，二十有五方，一里者二千五百。為田二百二十五萬畝。三分去一，計為井八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一，為田七千五百畝。實有為井一千六百六十二井。井之三之二，為田一百五十萬畝。除公田每井百畝，計二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公田內每井再除二十畝，為八家廬舍。該除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私通



實收一百四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  
私田收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  
三之一公田收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  
三之二君祿賦田一萬六千畝卿祿倍大夫者大夫  
人賦田八百畝倍之則為一千六百畝大夫倍上士  
者上士人賦田四百畝倍之則為八百畝上士倍中  
士者中士人賦田二百畝倍之則為四百畝中士倍  
下士者下士人賦田一百畝倍之則為二百畝下士  
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則人賦二百畝也王制云小國  
二卿下大夫三人上士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  
九下九也小國二卿每卿田一千六百畝二卿則賦  
田三千二百畝下大夫五人賦田八百畝五人則  
賦田四千畝上士九人賦田四百畝九人則賦田  
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賦田二百畝九人則賦田  
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賦田百畝九人則計九百  
畝已上自君祿以下總賦田二萬九千五百畝尚餘

○李廷機註庶人在官者事有煩簡力有勞逸其受祿多者不過九人之差受祿少者亦不失五人之供二以農夫所入之多寡為差等焉若士之祿則无此五等但如士農夫以給之而已所謂祿足以代其耕者如此  
○佃亭年切又堂練切韻會治土也廣韻管田增韻治田  
○存疑云糞多力勤重在力勤蓋糞所以多力勤也  
○黃氏日抄曰集註謂與

一十萬三千八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二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  
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  
其祿以是為差食音嗣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  
者為上農其所取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  
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  
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



王制周禮不同而不取質其說此謹之至也然孟子生周之末詳已不聞漢文帝時作王制果何為而反得其詳漢表而王制出於王莽家之利歟恐尤難與孟子較異同也當以孟子之說為正而闕孟子之所不詳

周禮地官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猶言度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二○記王制王者之制祿貴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

君士卿祿通考趙氏惠曰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而五子言公侯皆方百里周禮言諸伯地方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而五子言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如小司徒云上地家七人而五子言上地農夫食九人上地食八人周禮言中地家六人而五子言中地食七人中地食六人此不與周禮同也王制言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而五子以天子一伯公一侯一伯一子男同一伯為五等王制言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而五子則自君一位至下士一位凡六等王制主於分田制祿而五子主於制地分祿王制言天子之三公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而五子則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不與王制同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



○按玉篇云猪豸類也  
及拾也

孟子大全 卷之一

身回燼徐刃之

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音回燼徐刃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

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問孟子與周禮不同

采子曰此也難考畢竟周禮底是周禮是全書經聖

人手必不會差孟子時典籍已散亡想見濇理會是

以諸儒之說紛然而卒不能得其正也○慶源輔氏

曰程子之說足以救陋儒泥古之失但據其所傳而

姑存之徒千百世之後一遇大聖則必能因其大體

而議其節身推其既往以為一時之制而先代聖王

之法庶乎其可復見矣○新安倪氏曰周禮一書劉

歆以為河間獻王得之李氏女子劉歆以前世無傳

習之者朱子謂周禮底是南軒嘗謂當以孟子為正

朱子恐非定說以周書武成分王惟二證之周禮之

歌義今也

○徐傲故曰有而不居之  
謂謙有而恃之之謂挾  
○趙亦如曰不挾兄弟謂  
兄弟有富貴者  
○蘇晉江曰挾兄弟而友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

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說恐不可信若王制則漢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

中而作將以與王者之制度成於漢儒之手宜其有

與他書不合者又按朱子謂嘗疑周禮一書方是起

章味曾得行祭九峰亦曰周禮首末未備周公味成

之書也竊意此說為是然則各官之闕蓋其所未嘗

筆者歟○朱氏公選曰孟子以貢助徹告滕文公

以班爵祿答非官錡亦皆制度之損益不常者可言

其畧而不可言其詳也然非官錡但欲聞其制而已

故特誦其所聞如此文公則欲見諸施行故即其所

聞而復以意推廣之蓋其答非官錡者即夫子文獻

不足之歎也其所以告文公君臣者即夫子告顏

淵以為邦之道也聖賢所言之意有相類者若此

此章見友不可挾

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五十一



所謂廉父兄弟之勢為美  
負者是也

孟子卷之十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慶源輔氏曰兼夫有與恃二  
者之意方謂之挾但有之而

不恃則未謂之挾也○新安陳氏曰有挾則取友之  
意不誠賢者必不與之友矣二者之中挾貴尤常情  
所易犯下文四節皆不挾貴者但有小大之差耳通  
考宋氏公遷曰此自交友而言之不可有挾者交友  
之誠主乎敬信者交友之本車馬不拜者交友之義  
不可則止所以全其交也死於我殯所以盡其交也  
此則友道  
之變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牧仲其三人

則子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  
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  
下同

○知新日錄無獻子之家  
乃是獻子自无其家下句  
左說五人无獻子之家規  
本文亦字可見  
○存疑云無獻子之家以  
下是說出獻子所以与友之意所謂友其德也

○獻子事見春秋左傳新序檀弓等書

○資取  
○後教也用也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夷

莫結反

也張子曰獻子忘

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

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

賤矣慶源輔氏曰獻子忘其勢不挾貴也五人忘人  
之勢無獻子之家也孟子歷舉四人事首於獻

子事議之又以上之友下固不可有所挾下為上  
所友亦不可有所利一有利之之意則為人所賤失  
其可貴之實  
而不足友矣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

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禎長惠則

○費姓惠公懿公之孫  
季父之後也季父為魯大  
夫城郎居之因為費邑本  
季康公時人也  
○長惠公朝高弟子



事我者也 費音祕 般音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

於家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

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

位也弗由滔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

王公之所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之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平公名彪作公子也  
○家及左傳韓詩外傳說  
○詳之

○蒙引云入云則入  
言入公乃入不直進入也  
○蓋不命之至不敢坐之意  
○蓋不字必下必下論  
平公之辭也

○韓詩外傳平公遊于河而樂曰安得賢士与之樂此也  
於海玉出于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  
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取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  
夫為鶴一舉千里所侍在  
不謂耳背上之手腹下之  
毒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  
一把飛不為加下君之食  
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  
六翮在其中乎將皆背山  
之毛腹下之毒耶平公于  
是造家唐入云則入坐云  
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  
羹不敢不飽也

○或曰范氏之說不合于  
本文甚惡矣如蠶蠟也  
下凡亦割之

來唐晉賢人也平公造 七到反 之唐言人公乃入言坐

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 音厲又音賴 飯也不敢不

飽敬賢者之命也 ○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

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

者也 慶源輔氏曰平公之於亥唐則知所敬矣然不

是心以體天而治民以及於國也 ○西山真氏曰天

位所以處賢者天職所以任賢者天祿所以養賢者

三者皆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者也而晉平公之

於來唐特虛尊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職食

之以祿也此豈王

公尊賢之道哉



○家引云貳室副官也非

正官也○亦饗賓謂饗於

舜也可見迭為賓王之意

○徐若泉曰迭為賓主不

是堯為主而舜為賓舜為

三而堯為賓如此則甥舅

之礼亦甚濶矣聖人未必

顛倒人倫至此也且不成

个尊賢還是以君臣之礼

更為賓主之礼堯不自居

人君之尊意如此方見堯

之待舜甚尊甚親為王公

之尊賢也且与未句應与

友德意切

孟子大全

卷之十

二十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

謂我甥者吾謂之甥見爾堯以女妻去聲舜故謂之甥

貳室副官也帝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上敬上謂之實費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賢尊賢其

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

○讀在曲也見玉無丘物

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

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誦曲勿反以匹夫友天

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

稱之也雲峰胡氏曰中庸五達道於君臣父子夫婦

匹夫而不為誦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易之所謂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即中庸所謂朋友之交也朋友

居人倫之一而足以輔仁則又有裨於人倫者也孟

子言性善必稱堯舜既稱其盡君臣之倫又稱其盡

父子兄弟之倫此則又稱其盡朋友之倫朋友人

倫之一非如堯之友舜不足以為朋友人倫之至

○萬畫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開心註云此篇章有疑於孟子受餽之非故問之

孟子大全

卷之十

二十



○開心註云以是為不恭乃君子當尊者有賜之時自來見得道為不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問如此者何心也新

安陳氏曰所以表見其恭也

曰欲之欲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

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也衍文萬重疑交際之

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

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不必其合

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新安

陳氏曰若計其物之初得合義與否而酌其辭受受其合義者則卻之者必以為不合義也自此心非恭矣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

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礼

于受之矣

萬重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

辭問去聲一作問而卻之直以心度待洛反其不義而託於

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贖聞戒周其

○自曰請至不可乎萬重之問辭也

○王道元察言云請無以辭卻之一段曰字乃是心中自謂之謂言不以直辭

自謂然卻之而心度其義而托他辭委說以卻

看味萬重始終以為當

禮正始終以為不當而卻上節言不當卻此節言不必卻

○申紹芳願又體解曰不可乎論不亦可乎

○蒙引問字若作去意則



爲推開之意，犹托也。

○李卓吾曰：殷受，夏十四字非衍也。言三代一法，並無異說。至今猶爲嚴懲，如之何其受之。

饑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慶源輔氏曰：他辭卻之，視貪利者至於爲於陵仲子而後已。孔子受之者，得中道也。

萬章曰：今有與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罔不畏死。凡民罔不諫，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敬書。作懲，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

○蔡傳云：康誥云：顛越不恭，罔強，諷惡也。秋音云：強，平聲，乃強狼之義也。○警音閱，識音隊。○盧齊曰：閱，然，頽然也。

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閱作警，無凡民二字，諷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閱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通考：吳氏程曰：古人斷獄必有教戒之詞。此言欲殺之速，猶所謂不以聽也。商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



○全氏用趙氏之說

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問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聽也於今為烈烈趙氏謂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為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或者謂若義在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下而不辭今禦人者乃為暴烈不義如此如何而可受其餽乎烈如詩序所謂厲王之烈者暴虐之意云爾或又以為烈光也三代相受光烈至今也是三說者擇一而從之可也何至闕而不為之說乎朱子曰本文十四字自與上下文不相屬如趙氏之說則辭受二字與上下文亦不相似或者二說亦覺費力不若闕之之愈也○慶源輔氏曰孟子既以開曉之如此萬章猶不能反其意之偏以味孟子之言而復為此問此正所謂諛辭蓋陷於卻之之意而不覺也故孟子又引康誥之說以曉之通考在山金氏曰舊說亦自可通蓋殺人而奪其貨人所共惡於法皆不待教而誅者也此法殷受之夏周受之殷不待

辭說今尚明烈則禦奪之貨如之何其可受乎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孟子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任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

此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

○獵較 趙氏之點 張氏之點  
○蒙引云獵較庸俗之事孔子且為之况交以道接以禮而受之夫何不可之有哉







堂有終三年之名

○禮記曰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正只用犧較所得者

○大註云事道與犧較也

○未知是否已也朱子注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  
事道奚猶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  
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  
物實之夫音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  
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非猶上之兆蓋事  
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  
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  
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

○蘇東溪解醒曰通事以義為主以孔子為義之折衷薛中薛受禮過四年不是金重重在薛受二年事  
后段言行可之仕不遜即犧較以明受餽之意而際可公養正与其文也道三句互相發明也

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慶源輔氏曰以

孔子所謂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之說與夫  
藉之空言不似較之行事之說而觀之則是乃聖人  
之心也又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予以見聖人同  
物之仁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正予以見聖  
人處事之智未嘗有所終三年  
之淹予以見聖人制行之勇

○養正凡刪正曰庚辰會  
試出孔子直見行可三句  
事中能謂孔子委曲以求  
道之行予謂不然若行可  
委為際可際可委為公養  
而道不行則向之委曲者  
為從辱矣孔子之意只為  
悲斯人莫為從從而君臣  
之義不可廢此皆道之所

手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季公公  
養之任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



當周旋者故為此三仕若

道之不行也知之矣○此

見解亦卓

○相也平子惠如之子也

惠見左傳及史記

○由公則我之子靈公之

孫也史記左傳載之

○集注謂曰雖春以孝公

為出公輒輒之悲父不孝

已甚衛人雖無知肯以孝

蓋不孝乎才山子疑為不

孝○陳迥神曰鄆未嘗

君衛安得孫公

孟子大全 卷之一

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問孔子仕於

季桓子何也朱子曰當時季氏執國柄定公亦自做

主不起孔子相魯皆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

行矣問墮三都季氏何以不然曰季氏是時自不奈

那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桓子臨死謂康子

曰獲仲尼之去而魯終不治者由我故也孔子是時

也失了機會不魯微得成○慶源輔氏曰見行可庶

乎道之行也際可適其禮之

宜也公養受其養之義也 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

春秋史記皆無之疑由公輒也慶源輔氏曰或是字

公為孝公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

皆不可考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

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新安陳氏曰以此釋

首本意有照應有收拾朱氏公遷曰禹稷顏子  
過門不入顏子居陋巷以時位之顯晦言曾子之與  
子思居武城居簡孟子之視軼毒以地位之尊卑言  
孔子去齊去魯以勢分之親疎言行可際可公養之  
仕以遇合之淺深言○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  
此見聖賢處物之義

好聲者為於身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  
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上為之說

○季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

而有時乎為養為養立去

○存疑云曰仕非為貧也

而有時乎為貧見為貧非

其常也



漢馬充力大守俸秩  
盡給交友妻不免自  
操井伯  
又云馮衍妻任悍忌不  
畜勝妾兒女自操井伯

○牛春宇曰仕以行道原  
非為貧而有時乎為貧不  
得已也非行道之正也則  
宜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取  
其賤之易於而無行道之  
責

○惡於鴟鳥皆通  
○霍爾曰抱關擊柝良是  
一舉古人為閑以禦暴而  
閑之守其重於夜柝

○蒙引云言羊肥壯而  
長且益也長蓋謂牛息滋  
繁也○而已矣字止見其  
職之易於也

仕本為去聲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

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

倉刀井白而欲資其餽養者新安陳氏曰下二句不  
及井白而欲資其餽養者新安陳氏曰下二句不  
及井白而欲資其餽養者新安陳氏曰下二句不  
及

不復言此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上之正故

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卒聲  
柝音託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生於行道而亦不

可以苟祿新安陳氏曰卑官雖無行道  
之責薄祿亦無苟受之理故惟抱關擊

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二字並去  
聲下同為所宜居也

率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

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南軒張氏曰既曰為貧則  
不當處尊與富若處尊與

富是名為為貧而其實竊位  
也處尊富則當任行道之責

羊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

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烏偽反會計外及當都浪  
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

五子大卷之十一



○委吏周禮所謂委人也  
○委吏之賦  
掌穀野之賦

○蒙引辭尊居卑辭富居  
貧者雖元行道之責亦非  
物探之宜

○次推曰南句雖年意定  
一事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子賜之吏也

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委吏乘田肥貌言以

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

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宋子曰程先生說孔子為乘

寇無不可者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方能行道此便

是他能大而不能小處惟是聖人則大小方圓無所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

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上貧賤也

○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

道問位卑而言高罪也以君臣之分言之固是如此

然時可以言而言亦豈得謂之出位宋子曰前世

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

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

辱爾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

可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記說商鞅范雎

之事彼雖小人然言皆有序不肯妄發賈誼固曰才

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

都一齊說空絳灌之徒不說而文帝謙讓味也

易曰良其輻言有序悔凶聖人之意可見矣○位卑

○蒙引云所以二字重  
兩箇以字指辭尊居卑者



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恥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始為為貧而仕者言，終為位高祿厚者言。居卑貧者雖其職易稱，尚必求稱其職。如孔子之為委吏，乘田必求會計之當，牛羊之茁是也。豈有位高祿厚而不求行道以稱其職者乎？今人於位卑言高，則稟然懼其為罪，而不敢犯於立朝道不行，則冥然不以為恥而冒犯之，罪自外至，或以得罪猶可言，也。恥自內生，當恥而不知恥，不可言矣。西方不相當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

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

其廩餼，許既謂之寄公。記郊特性。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寓寄也。

○此實見士之所以自待守君之所以待王者，首三節論賢士自待之道，在下不敢上見，下論人君待士之禮在能養能舉。上見下段雖因上意來，然本旨却重在君待士邊。  
○蒙引云：而託於諸侯則為無常職而賜於上矣。  
○周禮：廩人獻饋，禾米也。說文：饋，客之多米。  
○陳澧曰：國賓，他國來聘之卿大夫也。

○林希元曰：寄託於人，非定居也。非在其國也。仕便有定居，有常職，非寄託。寄託便无定居，无常職，便是无事而食，故士不敢下文曰：无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是也。

喪大記：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士無爵士，不得比諸侯。不仕而

食祿，則非禮也。慶源輔氏曰：諸侯之視諸侯，雖其爵有五等之殊，然其實則皆國君也。且

本有爵士，不幸出奔而來適我國，則其國君以廩餼之是乃禮之所宜也。故可受而謂之寄公。若士之於諸侯，則有尊卑貴賤之不同。又本無爵士，豈可自比於諸侯？故必仕而後當賦以祿。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愛之乎？曰：愛之。愛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糶之則周，與極之無常數。君待民

之禮也。

○存疑：餽，賜所以異者，餽是餽送以物與人，也。賜是賞賜，乃因人有功能而賞賜之。



○李良菴達說云上是不能以尊自居名分所在也此是不敢以臣自居職分所在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子通作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新安陳氏曰未仕為民既仕為臣方為民可以受無常數之周救未為臣不敢受有常數之俸祿士之自處當然也

○繼自君繼餽也

○孔叢子公儀篇子思居晉其友有餽之粟者受焉或獻尊酒子思弗為受也或曰子取入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介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彼不幸貧於財而至于困乏將恐絕死人之祀矣以受粟為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其也方之于貧而乃飲其吾豈以為介哉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繼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焉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

○問子思標復不受何以必於卒也焦漪園曰前此還望繼公之悔悟卒之一字可見重貧賤之不慕也標之只請出在標非若今人之逐失也稽首再拜終是何等氣象

○餽自好賢也

○蒙引云肅肉熟肉也肅非訓熟肉經肅則熟矣故云

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役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音杓使去聲下同標

亟數也音朔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標是通切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反下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許六役言

不以人禮待已也臺賤官主使令平聲者左傳昭公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興興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人有十等也蓋繆公愧



悟自此不復冷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

用况又不能養乎新安陳氏曰士之自處固如上文所言然君待士則有養賢之禮焉

考宋氏公遷曰此章見聖賢交際之道於衛見子思

盡人臣之道於魯見子思居賓師之道天抵子思為

之所傳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

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虞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

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

○虛十誠曰繼粟繼肉似亦有常數然只喚做餽不喚做常旅故可受

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

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

煩猥鳥海貌

垂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為百官牛羊倉

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

之尊賢者也女下字去聲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唯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

○蒙引云後舉而加諸上位謂上相之位也非天子之位上相之位也非天子之位猶生高高位



所當法也慶源輔氏曰堯之於舜則尊賢之極養賢之至用賢之周也

○徐傲結原旨云通章以禮義二字作骨子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賢為臣不

敢見於諸侯禮也實與○蒙引云庶人節士也以位而言曰庶人故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鵝音木見相見以自通

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

同故不敢見也新安陳氏曰市井草莽之臣與詩率

庶乃已仕士莫非王臣同未仕之臣也傳賢為

○市井市中之道四達如井王井路經集必為市以便交易○古人陳百物于市使因震乃市易故曰市先猶北方之虛集○庶人之費以驚禮書云可畜而不敢迂者驚也故庶人執之可畜而不遠時者雞也故工商執之為即鴨也群畜于家而不能高飛故庶人以為費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慶源輔氏曰庶人則當服君之

賤事為士則知學問崇禮義不惟士之自處當如此而人君亦以此望之也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

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卒

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

○蒙引云為其多聞也以所知言為其賢也以所行言下文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德又兼多聞言賢言○繆公詞驕故子思之答其詞抗



○提解曰君子于士當以師  
禮事之云乎豈但如君且  
友之云乎

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  
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  
以與我友乎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  
與為竝去聲亟乘皆去  
聲召與之與平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朱子曰賢與多

聞細分固當有別亦不必深致意○南軒張氏曰  
在我則當守庶人之分在君則當隆事師之禮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喪息浪反

○皮冠即韋弁周禮春官司服云凡兵車韋弁服  
韋武之類故用以招虞人

○周禮春官司常掌九旒之物各日月為旒是龍為旒通帛為旒維帛為旒熊虎為旒鳥隼為旒龜蛇為旒

○禮書曰虞人掌田獵之  
事故招以皮冠大夫從游  
安之樂故招以旌士君侯  
所屬故招以旂庶人孤卿  
之所治故招以旛

○素凡曰旛本無文象  
庶人之質素旌有華采象  
大夫之文明旒畫交龍象  
士之變化招之各有義在  
○蔡祖齊曰左傳云以  
招士此云士以旛是不同

說見形旬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旌以皮冠庶人以旂士以旂大夫  
以旛

皮冠申獵之冠也事見形旬春秋傳去聲○左傳傳  
公二十一年十一月

月齊侯田于泅澤名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  
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  
招虞人臣不見皮冠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  
故不敢進乃舍之

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旂新安倪氏曰  
通帛謂周大  
未從周正  
色無飾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新安倪氏曰畫  
二龍於其上  
析



○鹿青期板音悉

○鄒嶧山折衷云此就虞人之事而推言之蓋以非分之招不敢往見非禮之招不可往也

○盧齋曰周道如砥按大東詩小註輔氏曰周道只道路之道与下章周行一意故傳以為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是即指道路而言也然以上四句平直履視之義觀之則又似指周之王道而言豈本意只是指道路而言而其中亦含此意耶○詩云周道如砥決然當依義路也意解就道理說方可起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縱然詩經本意不如此孟子引之斷章取義亦當依義路說故集註義曰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可

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新安倪氏曰通帛為旒交龍為旂所羽為旒見周禮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  
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是門也詩云周道如

無礙也○依詩傳則君子小人以履言小東大東之樞其空

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夫音扶砥詩

詩小雅大東之篇砥與砥同礪

音石也言其平也矢

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

之義慶源輔氏曰以周道為君子

所履證義路為賢者所由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

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與平聲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

慶源輔氏曰以敬君之命而不敢慢也

徐氏曰

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



○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  
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問此章綱領只在義路  
此二者然所謂義禮裏面殺有節自如云往從義也  
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都是義之  
節目如云虞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  
都是禮之節目又如齊餽金而不受於宋薛餽而受  
此等辭受都是節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都要合  
義所以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  
事接物之間無一非義不問大事小事千變萬化吾  
之所以應他如利力快劍迎刃而解件件剖作兩片  
去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這箇氣力今觀其所言所  
行無不是這箇物事○慶源輔氏曰觀答陳代章知  
不枉道從人之義觀答公孫丑章又知不為臣不見  
之禮觀此章又知賢者有不可召之義蓋君子之出

處進退一惟禮與義  
而已初無適莫也

○存疑云太抵此曰一鄉  
一國天下之善去雖以成  
德者言其所取友亦是聖  
賢取善無窮之意

士

言己之善益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

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新安陳氏曰廣

狹有異勢而善無異理雖千萬人同此心此理也惟  
善益一鄉始能友一鄉之善士不然則我所取之友  
必有所偏或有所遺不能盡得而友之矣一國之善  
士即一鄉之善士中其善不止益一鄉而足以益一

○章一凡曰語已之善蓋  
于一鄉蓋字有病

○存疑云太抵此曰一鄉  
一國天下之善去雖以成  
德者言其所取友亦是聖  
賢取善無窮之意



國者也推而至於天下皆如此友也者友其善也善之所在聲應氣求自有天然不容不合者而非可以勉強合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

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

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眾

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

○蒙引云又尚論古之人一句兼下文誦其詩讀其書誦其詩讀其書觀其言也論其世者考其行也○此言詩書如今人言詩書受相似  
○袁了凡曰誦詩讀書皆是有論中事然由誦讀而潛神冥會直與古人觀面於曠世之前不徒論其詩書已也  
○夏九範曰我為一鄉之善士則在人有一鄉之善士者吾得而友之矣進而一國又進而天下以地位漸高言非以人數漸眾言

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南軒張氏曰自友一鄉之善士至於上論古之人每

進而愈上也所見者愈大則所取愈廣矣○雙峰饒氏曰進善無窮已故其取善也亦無窮已取善無窮已則其進善也亦無窮已取善之地所以愈廣者由其善之進進而不已也取善之心果有窮已乎之

人也推其所至殆將生乎千百世之下而可以繼往

者於千百世之上立乎千百世之上而可以俟來者

於千百世之下矣止為一世之士而已哉○雲峰胡氏曰人性之善古今所同孟子論性必論其故論尚

友必論其世皆已然之迹也論性而不論其已然之迹性之理易涉於空虛論古而不論其已然之迹亦

於遠觀

齊宣王問卿事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

權

○此等見論卿之道有經權有異姓之卿分上因問

○此等見論卿之道有經



詳見示以經推之不一。固是規戒。亦足正經道理也。

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

賢者。新安陳氏曰。古人所謂親戚。指天屬之親。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

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

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

守經行權各有其分。去聲。○新安陳氏曰。親者貴戚。可以行權。疎者惟當守經。

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

姓之卿。太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

○存疑云。曰易位。曰去。都。是就。道。更。上。說。蓋。就。義。理。之。所。極。言。也。及。覆。字。當。玩。味。

○姚承庵疑問曰。君與卿。原有一體。荷毗之義。故若。有。過。皆。當。諫。諫。皆。當。反。復。反。復。之。三。字。最。重。積。誠。以。感。動。盡。力。以。扶。救。觀。側。憫。直。到。無。可。用。精。妙。方。見。反。復。之。一。毫。自。救。之。心。是。吾。心。誠。之。未。至。也。不。可。遂。易。位。遂。去。觀。微。箕。比。子。之。於。和。平。之。於。太。甲。此。便。是。



漢了。

○武帝畫周公相成王圖以授之。○師古曰：光不涉學，故有此問也。

○或問：周勃霍光在漢均，有擁立之功，優劣如何？潘室陳氏曰：霍光仗忠義，奉勤光明，平勃任智術，蹤跡曖昧。

○李樂按：帝嘗之後，諸侯廢，立義，孝昭之後，漢臣廢，立宜一也。

○尹起莘曰：以光之忠，亦故武帝拳拳於託孤，觀其擁立，宜則尤之大節可知。然情其不，光密胃邑之為人，卒然立之，此則光不學無術，不能知人之過爾。

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

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前漢

傳：昌邑王賀，武帝之孫，昌邑哀王之子也。即位行淫

亂，光憂懣音滿。又音悶，獨以問所親，故吏太同農田

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

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不延

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世稱其忠。將軍若

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

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光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

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幸未央，承明殿

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

畢，光命王起，拜受詔，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扶王

下殿，送至昌邑邸。○宋子曰：孟子所謂易位者，言其

理當如是，爾世或疑此言有以起篡奪之禍者，則孟



